



与大海相接 (外一首)

沈文军

东山村伸出触角，与海水相接。
我走进家门时，
看到倒扣海面上的星空
正托着万家的灯火。

此刻，海明威带着他的浪来了，
布考斯基也蹒跚而至——
他们坐在陈和隆石屋里，
把涛声按进杯底。

麦饼裹着墨鱼的咸香，
远处，大鼓咚咚敲着，
螺号把艳阳天吹得
又高又亮，鼓点便在光里
跳成了滚烫的
自己。

在龙门

可是我仍在走。尽管望海楼
已在眼前，尽管雾
吞掉了所有航船。

噢，龙门，百岛之恋——
当我喊出“爱……”，
涛声便吞掉了尾音。

站在半屏山，我拎着酒壶
向海鞠躬。

阳光泼在沙滩，光被揉碎
又拼成港湾的寂静。

我在堤坝上踱步，喉间
滚出低雷：“我爱……”

“我爱……”
而今晚，你正漂在
一整片海漆黑的扉页上。

郑凌红/文

在中国的传说故事里，太阳有着无比巨大的光环：羲和、金乌、金轮，美轮美奂，仿佛令人窥见其光芒万丈。太阳的热情与信念，深深影响着华夏子孙。

故事中，后羿曾射落太阳，夸父曾追逐太阳。与帝舜有关的一则传说，更让人愿意静心聆听：舜妻登比氏有两个女儿，名叫宵明、烛光，她们住在河泽之畔。这两位光明之神，灵辉可照方圆百里，常被后人歌咏。正如江淹《效阮公诗》所写：

宵明辉西极，女圭映东海。
佳丽多异色，芬葩有奇采。
绮縠非无情，光阴命谁待。
不与风雨变，长共山川在。
人道则不然，消散随风改。

传说勾勒出文化的纹理与绵延。而在科学家眼中，太阳是一颗黄矮星，寿命约百亿年。从认知的长河走来，冬日最朴素的愿望，莫过于有一轮暖阳当空。暖阳与被窝，宛若绝代双骄。地冻霜白之时，需极目远眺，才能见纤云与山峦相逐，若即若

晒太阳

离，惹人遐思。

眼前的冬天与往年并无不同，只轻叹青丝渐染霜色。旧时心情，今朝浮沉。“流水落花秋去也，小楼昨夜又难眠。”笔耕倦怠，睡意袭来，强打精神，闲翻《聊斋志异》。书里书外，境地有几分相似，几分朦胧。聊斋里的冬天总是漫长，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纸上相逢，故人如在眼前，只余羡慕，不生妒恨。蒲公深得庄子笔意，上天入地，摘星煮酒，妙笔铺陈人间仙境。可于我而言，一盏青灯，独坐幽篁，几近入定。有时忽觉文字如长白山野参般难以捉摸，有心寻它，它却似狡兔三窟，终是镜花水月。

踏入时间的长河，太阳的倒影如春江水暖，不疾不徐，悄然润泽心田。我不喜冬日寒风，唯独贪恋这一季暖阳。江南阴冷，腊月寒冬，冷是天地的主调。寻常人家多蜷缩如困兽，生怕寒意渗入骨髓。那冷意如蚂蚁，密密麻麻吸附在肌肤上，召之即来，挥之不去，平添浮生几许愁。所幸，暖阳之暖，暖在相逢之喜，暖在珍惜之意，总与辞旧相依，与迎新相伴。

流年似梦，引我驶入回忆的隧道。儿时旧屋，平顶之上别有洞天。在那片水泥铺就的平行世界

里，我躺卧其间，感受阳光的恩宠。天光如金，照亮童年的梦，令寒冷无处藏身。那时总觉得光阴漫漫，父母没有手机，我也没有。线下的日子，充满寻常的欢喜。我做我的事，发我的呆；父母忙他们的活，想他们的心事。忽然觉得那样的时光里，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幸福与满足。

人生在世，忙忙碌碌之时太多，而太阳总在提醒我们慢下来，靠近它，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角度，不妨坦然相视。毕竟，阳光背后是影子，而影子的另一面，永远是光的眷顾。

那些熟悉的、陌生的老人，一到冬日便相约聚在一处。他们像约好看戏一般，准时、耐心、满足。在某个角落相聚，或许沉默，或许絮叨如孩童。我知道他们在阳光下所享的，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当下的沉浸，其间隐隐透着“忘却过往”的意味。

年轻一辈则另有体会。他们更直接地感受着生存的压力，而晒太阳可改善心绪、缓解抑郁、延缓衰老。他们的祝福里总少不了一句：“愿你天天笑容灿烂，牙齿晒太阳。”

冬日的阳光值得珍藏，因为它正牵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走向春天。

面饺阿太

莫爱蓉/文

后岩在隘顽湾最偏远的小角落，却是老东海村最热闹的地方。这里冬暖夏凉，老东海人都喜欢来这儿晒太阳、纳凉。岁月流逝，很多熟悉的人慢慢老去，直至消失。

记忆很奇妙，我不明白为何至今还记得他们的模样、个性和事儿。面饺阿太（太奶奶或太外婆）给人推拿伤筋时的慈祥面庞，金梅阿姆（伯母）坐在廊下黯然吸烟、满目沧桑的模样，小兵阿姘（舅妈）逗陈旭时幸福的笑容，加八阿姘笑盈盈地说“大荣，你来看你妈啦”的样子，蓝行（闽南语，傻的意思）细米额头青筋暴绽……这些鲜活的面孔如刀刻般印在我脑海里，要淡忘谈何容易。

面饺阿太住我家隔壁，和我阿太家是本家，年轻时都从福建惠安迁至箬山。记忆中的面饺阿太满脸麻子，她圆脸、矮个子、胖身躯，岁月的褶皱深深刻在她满是麻点的脸上。听外婆讲，阿太曾是大美女，不幸得了天花，落得一脸麻子。阿太的娘家家境不好，她和丈夫年龄相差大，丈夫在惠安还有大房妻子，她随丈夫从福建直接到箬山居住，有点像外室小妾。她只会说地道的闽南话，一句温岭话也听不懂。有点年纪的箬山人，应该都认得面饺阿太，因为她有两门绝技。

一门绝技是做面饺。面饺是箬山特有的类似锅贴

的大饺子，面饺阿太做的面饺特别香、好吃。后岩面饺阿太的面饺、打片吞阿红的虾啷、花吞的马粽（名字记不清了），是当年箬山三大知名小吃。阿太的面饺不光肉多，还加了蛭子，放在缸灶上用木柴烧煎熟。买面饺的人会说，阿太一手摸鼻涕，往围裙上一擦就继续做面饺，可面饺就是好吃、香气飘飘，哪怕不卫生也爱吃。

另一门绝技是治疗脱臼、推拿伤筋。面饺阿太目不识丁，却堪称伤筋科大夫。以前，箬山有人伤着筋骨、胳膊脱臼，都找面饺阿太治。阿太给人推拿与众不同，她先让人打几角钱白酒，买张虎骨麝香止痛膏。她问伤者受伤经过和疼痛部位，然后用大拇指摸一遍伤痛处，找准位置（现在想，估计阿太是在找穴位或伤处），再用手掌蘸白酒在那个位置用力推拿。她先反复推搡，再拍一拍，拉拉、甩甩手臂，反复几遍后推拿结束。阿太在止痛膏上倒黄、白、黑三种药粉，贴在患处。我知道白色药粉是冰片，是托爸爸从上海买来的。经这样按摩两三次，就会痊愈。阿太最高明的是治疗脱臼，她只需轻轻一摸，就能判断出是伤筋、断骨还是脱臼。小时候，我的脚扭伤筋，都是阿太免费治好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给人治疗肩关节脱臼的情形。那是个傍晚，一个讨海人在儿子搀扶下下来到面饺阿太家。他耷拉着肩膀，不断呻吟，一脸痛苦。面饺阿太让他坐在我家宽大的凳子上，一只手按住他的手臂，另一只手轻轻往上一送，手臂就复位，肩关节脱臼就好了。阿太很少收费，止痛膏和白酒患者自己买，她只收两三角药粉费。她总说，谁没个磕磕碰碰。

面饺阿太会唱闽南童谣。

夏天的夜晚，后岩月光皎洁，南风轻拂，涛声悦耳。我们一群女孩子坐在一起，面饺阿太就来教我们唱闽南小歌谣。我能写出两首：“月娘光光，建屋亮堂，大姑小姑，赶来梳妆。阿公么夹咸，阿嬷么夹淡，两个气得扔破鼎，扔破鼎。”还有拍手歌，最有意思的是那首“草里公”，很长，我至今仍一字不落念下来：“草里公，穿红裙，汝么到哪去，我么坎门去……”

面饺阿太摔了一跤就起不了床了，她家里人把木板铺到楼下，给她盖上红寿被。通过木板缝隙，我清楚看到面饺阿太的肚子一上一下地动，我跟妈妈说面饺阿太还没断气，还没老。

第二天，她就去世了，她的两大绝活也失传了。你若来箬山，箬山菜场还有面饺卖，但绝不可能有面饺阿太做的那么好吃。我会做面饺，但从来没有一次做得像阿太做的那样香。

写作是 身体力行之事

廖品仕/文

写作的字句，浸透着脚踏实地的见闻，沉淀着沉心体悟的过往。唯有亲身经历，用身心感受世间冷暖，文字才能承载最本真的重量与最厚重的烟火气。

让我们带着心去行走、去观察、去记录，将所见的人间烟火、所感的日转星移，酝酿成可读可感、有血有肉的篇章。

去年10月，我在温岭务工，当地作协发来一纸公函，告知需发表五篇作品，方可申请成为会员。此前，我从未在任何媒介发表过只言片语，甚至连个人文字空间都未曾开辟。《登楼旗尖》这篇游记，便成了我的处女作。

选择楼旗尖，只因一份熟悉的遥望。来温岭十年，每天晨起走到窗前，我总会远远向它道声早安。只是近些年膝盖不堪重负，已很少与它亲近。为写好这篇文章，那天午饭没吃完，我便揣着一腔近乡情怯般的真挚，急匆匆踏上登山之路。

一路上，芳草萋萋，偶有三两只蝴蝶翩跹，我的心情随之敞亮。行近山麓，鸟声渐密，刚步入林荫，便撞见两只松鼠追逐嬉闹，我的脚步不自觉地轻快起来。

上山是逐级攀升的石阶。行至半途，膝盖开始隐隐作痛。我不断在心里安抚自己，一步一步，咬牙向上。登顶的刹那，我豁然开朗，“一览众山小”的壮阔与俯视峭壁时的心惊胆战同时袭来，化为笔端最真切的战栗。下山时，膝盖早已酸软不听使唤，我寻得一截枯枝作杖，走走歇歇，踉跄着回到山下。往日一小时的路程，这次竟耗去整整三小时。

紧接着，我写了第二篇小文《旗峰山下楼旗村》，可惜最终未能发表。那篇文章聚焦村中的烈士纪念馆。动笔前那个傍晚，天色阴沉，我先在纪念馆周边默默打量，在大门前细细翻阅陈列的旧刊。待进屋欲深入交谈，时间已所剩无几，我只能与接待人员匆匆交谈几句。告辞时，天空忽降急雨，我裹着迅速湿透的衣裳，在12月的寒气里狂奔回厂，坚守岗位，上完了那个漫长的夜班。

我出版的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原稿第一章本是写我的故乡，记述闽南先辈迁徙至彩头村的肇路蓝缕。为还原先祖在原始森林中的茫然与艰辛，我曾两次在白天进山寻访。可自幼在山里长大的我，始终难以捕捉到独处深山的孤独与压迫。

于是，我决定再来一次。待天幕擦黑，我紧裹大衣，顶着寒风，独自徒步几里，再次踏入那片山林。溪石上青苔湿滑，皮鞋不慎没入水中，双脚顷刻冰凉僵硬。我却浑然不顾，静静看倦鸟归巢，细细听远处山鹿的悲鸣……在那片渐浓的暮色与彻骨的寒意里，我终于触到了大地的脉搏，仿佛读懂了先祖在生命禁区中，于无路处走出路来的那份坚韧。

小说几经修改，付梓时，原稿两万余字的第一章被凝练至三千余字，并调整至第三章。而那段描写深入森林、体验黑夜的文字，在成书中更是一字未留。有人问我是否遗憾，我说并无半分。写作本就是一场身体力行的修行，那些淌过的汗、沾湿的衣、冻僵的脚，那些亲历的风景、邂逅的人事、独自体味的孤寂与顿悟，早在提笔之前，就已镌刻进生命的肌理。它们或许未在纸面上留下多少墨迹，却已成为我人生这部大书里，最厚重、最不可替代的篇章。

真正的写作，或许向来如此——它始于足下，成于心上，最终落笔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泥土的温度、风霜的痕迹与心跳的节拍。

剪得梅枝入瓶来

朱明坤/文

大寒这天，天色灰扑扑的，风刮在脸上，生疼。我从外面回来，心里空落落的，好似缺了一抹色彩。拐进小菜市，正要离开时，瞥见一抹黄色。

是一位老婆婆，坐在板凳上，脚边竹篮里横放着十来枝花条。枝条瘦瘦的，灰褐色的皮上，缀着些豆大的花苞，半开着，露出嫩黄——是蜡梅。

我蹲下身，幽幽香气飘来，清冽且带着寒气，一下子钻进鼻子里。“阿婆，这花怎么卖？”老婆婆抬起头，皱纹里透着和气：“两块钱一枝，自家院里的，能给人添点香。”我挑了三枝。她接过钱，把花枝理了理，仔细捆好递给我：“用清水养着，能开好些日子。”

握着花枝回家，感觉大不一样。风似乎没那么硬了，心里的枯索，被这若有若无的香气撑开缝隙。

到家后，我找个粗粗的、敦实的陶瓶，洗干净，注入清水。又找来剪刀，解开细绳，托着花枝端详。剪哪枝、留哪枝，全凭感觉。我剪去杂乱细枝，让主枝线条更清晰，斜着剪了底端，好让它多吸水。这个过程静悄悄的，有几分郑重，像完成一场小小的仪式。然后，我一枝枝把花插

进瓶里，左看右看，调整角度，直到看着顺眼。

我把瓶子安放在书房靠窗的木桌上，灰蒙蒙的天光照着这束枝条。它静静立着，像个沉默的客人。

变化在不经意间发生。第二天凑近看，好几个花苞松开了些，露出更鲜亮的黄色。又过一日，两朵完全绽放，花瓣薄薄，黄得纯净。那香气也变了——在屋外清冷，到了暖和的屋里，被水汽一润，散成绵绵幽幽的一缕，不张扬，却无处不在。坐在书桌前，它悄悄飘来；起身倒茶，它又跟着；夜里读书倦了，抬头看见灯下静静的影子，鼻尖便萦绕着那丝清香。

这静默的花开，让人心里踏实。大寒，是一年中冷的时候。万物敛藏，天地萧瑟。可偏偏这时，蜡梅把攒了一秋一冬的力气，凝成豆大的花苞，不声不响地绽放，送出阵阵香气。古人说“凌寒独自开”，说得太对了。它不像春花那般热闹，争着传递消息；它沉静、坚韧，在严寒中站定，用自己的方式宣告：我在这里，寒虽寒，但香依旧，该开的总会开。

看着它，我想起一些别的事。老家隔壁独居的刘老师，退休多年，家里清贫，可院子里四季总有花草。冬天，别人家院子空荡荡的，他家那几盆菊，却还撑着最后几朵，在冷风里颤巍巍地

开着。路过时间到淡淡花香，心里总会一静。又想起单位管收发的老赵，腿脚不便，可每天最早来，把报纸信件分得清清楚楚，见谁都笑呵呵的。他们就像这蜡梅，处于人生的“大寒”之境，可心里有自己的坚持，默默做着分内的事，散发着属于他们的、淡淡的馨香。这香不浓烈，却能抵御一些寒冷，温暖一些心灵。

夜深了，我搁下笔。屋里只开一盏台灯，光晕柔柔地罩着书桌一角。瓶中的梅枝，成了灯下淡淡的水墨画。花影映在墙上，微微晃动。香气在清冷的夜气里，更加分明。我与它静静相对，心里很平和。

大寒的意义是什么？是提醒我们冷到极点吗？或许不止如此。它也给我们机会，在这极冷极静、万物似乎停滞的时候，学着发现、等待、欣赏那最早一点、最微弱却又最坚韧的生机。这生机，可能是一枝偶然买来的梅花，可能是陌生人的一个善意笑容，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心里那份不肯被寒意冻住的、对美好的念想。

窗外风声依旧。但我知道，离冰雪消融、草木萌动的日子，又近了一天。瓶中这几枝梅，便是最早的见证。它不言语，只是开着，香着，用它全部的存在，宣告春天那缕看不见、却已在路上的讯息。